

京報副刊

第四三二號

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

星期日

（黃林台的函）不止要問社會上一般尋花問柳...

至少自承「被人拉去過幾次席」... 他何以有...

擊之，中額皮破。我乃大聲曰：我今日這一拳...

大逆之裁判

豈明

「二十六日天氣雖冷，却很晴明，這正是朴烈夫妻以大逆罪被裁判的一日。午前六時朴...

「這是什麼！」
「懷爐。」
「沒有帶危險物麼？」
「你細細地查好了！」旁聽人方面也不忠...

八時四十分，身穿朝鮮服的金子文子帶著編笠手鎖，由渡邊禁卒帶領入廷，五分鐘後朴烈由與村禁卒帶領入廷。
朴烈穿著飛鶴花紋的紫色朝鮮服，頭戴紗帽，手執扇，與文子相並而立，姿態如畫，也看不出是可怕的叛逆兒。二人久別重逢，面上皆浮微笑。在這時候，忘了自己是將被裁判而隨即消沒之身，儘自喃喃私語，這也是一件使大逆案生色的插話。新井，田坂，布施，山崎，上村諸律師列席時，正在把訊問台上的水倒在杯裏飲著。在法廷裏作戀愛的私語，乃是未曾有的事情，一時傳為佳話。文子擊出一封信來交給上村律師，其文曰：
「今日這一天裡我想將我這個人完全顯示給大家看。所以無論如何，務請盡力，為我們的同志求原一雄，近藤憲二及其他二三兄弟得...

特別旁聽的許可。今朝，金子文子。」
九時，牧野裁判長，小原檢事以下陪席判事書記等均就位，橫田大審院長，小山檢事總長各法官亦列席，開始事實審理。裁判長叫朴烈起立，問道，
「名叫什麼？」
「Puk-yi。」
「這是朝鮮語麼？」
「是的。」
「朴準植與朴烈那一個是本名？」
「都是本名。」
這依然是極可恨的不逞態度。又問過住所職業之後，叫文子起立問道，
「名叫什麼？」
「Kuneko Fumi（金子文子）」

三	談同善社	豈明
月	游離（六）	喻元慶
七	觀賽小記	長虹
日	對於徵求性史的憂慮	張鳴琦
	答白蘋先生	白蘋
		張鏡生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村石十人已於上月底截止現正在統計中本月內發表

「年幾歲？」

「二十五歲。」

「什麼職業？」

「人參行商。」

究竟是個女子，很溫和地對答裁判長的訊問。問畢後，牧野裁判長宣告，

「本案審理之公開，有礙安寧秩序，故禁止公開。」傍聽席中的朝鮮男女學生用朝鮮語說些什麼不平的話，這其間約有十五分鐘，一般旁聽人都被逐出，另將特別旁聽人放入，繼續審理。

旁聽人中不服禁止命令，不肯退廷，由口比谷警署加以拘留者，有左列諸人：

元勳（二十一歲），

韓吉（二十二歲），以上係韓人。

古川時夫（年不詳），

「自然兒聯盟」涼本運雄（二五），

山本勘助（二五），

橫山梅太郎（二五），

「解放戰線社」武良二（二二），

「朔風會」後藤學三，

橫山機太郎等。

以上譯二月二十七日東京讀賣新聞，三月五日上午十時於北京。

談同善社

喻元慶

做同鄉前浙江省長張敬芳，他是做省同善社的社長，相傳已有十一層功夫，參通儒釋道三教原理，喜怒哀樂愛惡欲，不能動他的心。所以浙江一省，由他努力傳道的結果，以致一般所謂紳士們的，都爭先恐後的去求道，為的是可以靠着張社長的勢力，去對付社會。當時做縣縣知事趙次申，也當做同善社的名譽社長，做同善社做本家喻兩田當社長，於是一般比較的闊老闊少，男男女女，都去入社求道。那時兩田公要我父親也去入社；我父親說：「我心直口快，菩薩勿要拜；況且我年紀已有六十多歲，連忙修好，行將就木了——至下世事，我就不顧它。」他終於沒有人會，但是我想打聽他們的內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詢問於已入會的同鄉，他說每天晚上要打坐三十分鐘，打坐時有句秘密的話，這話不能告訴你了；倘若偶爾吐露，那告訴者就要「五雷劈頂，永落地獄」。你如相信他的話，你可拿出一塊錢求道費，在初一月半這一天，到警察局問壁同善社裡去求；要是求不進，那你的道根未到，可以修養幾天，再拿出一塊錢，再去誠求，一次，二次，三次，四次，……無有求不進的。那時我因可惜一塊錢的緣故，終於沒有去求；但是心裏總覺得有探究秘密的欲望。後

來我到杭州去讀書，看到同善社的機關，這里也有，那里也有，都造得非常闊綽；我又想去的信徒，每晚在他們的床上盤着兩條腿，輕閉着眼睛，印度佛像般的靜坐十分鐘。甚至於有的同學在新婚之夜，還管自盤坐床上，做他的修鍊的功夫，弄得新娘手足失措。

後來，我在師範學校畢業了，到上虞馬家嶺去教書，那里同善社的勢力有甚於做縣，簡直連天真爛漫的小學生，也有一二層內功。他們問我為什麼不修善求道。我說這是騙人的迷信，沒有多大道理的。他們當面雖然沒有什麼反對的論調，背後却說我「吃洋教的喻先生」。我當時在這個嚴密空氣之下，也無從駁辯；遂應用那「欲得虎子，必入虎穴」的方法，在農曆某月初一那天，托兩個小學生當介紹人，帶了一塊錢求道去了。

在「遲延野絲，遠蕩天碧」的田坂中，起了五間不中不西的假洋樓，假洋樓的正中一間，裏面掛了孔子，老子，釋迦三位教主的神像，兩旁貼着正心修身的訓話，神像面前擺一張方桌，桌上陳列了一些鮮果，而且點着檀香和紅燭，地下放着一個蒲團，這就是求道的正廳。右邊是女道友室，左邊是男道友室，右側廂是會計處，右側廂是導師辦公處。我一進門就

新女性三月號

魯迅 豐明 復明 婚性的比例和兩性關係 周建人 山五 一元五角 每册一角 五分全年 五册一元五角

無花的蔷薇 漢譯古事記神代卷(2) 馬建忠上李鴻章書

時事短評 一、還不趕緊收回海關管理權嗎 二、對於稅務司封鎖廣州港口的幾句話 三、對待判斷

本報自五十三期起大加革新每星期改
在星期二出版茲為優待讀者起見並不
加價格總發行所北京法大區軍社

加價格總發行所北京法大區軍社

月刊

錄

地址：北京，法大區軍社，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本處售書時間在每日下午一點半
至六點鐘。）
京內外各大坊書有代售

價目：零售每份六分（洋二分）訂閱：
每月一元寄去五十五期，五角二十五期，二角十
二期（郵費在內）代派：照價七折計算，每
四期寄一次，郵費均各自備
編輯及發行處：北大第一院劉鳴先轉
本刊下期定出孫中山先生紀念特號，特此預告

京報副刊

在會計處交了一塊錢的求道費，在辦公室寫明
了籍貫姓名和年齡，再到正廳，有一個鬚髮遮
在胸前的毛道十般的老頭兒，叫我站在神案面
前，他自己站在我的左側。他說「脫冠」，我
就把帽子脫去；他說「整領」，我就把領口拽
了一拽，他說「跪」，「叩首」，我就照他所
說的那樣辦，一連跪了九跪，叩了九個頭；他
又說「起」，我纔得起來，兩條腿覺得酸痛，
腦袋覺得昏沉，呆呆的站着，靜聽他的吩咐，
但是不敢去動他。忽然聽得他念

「弟子張縣城中喻元慶，年二十一歲，
誠心修道，絕無邪念——」

他唸到這里，我覺得好笑；說我「誠心修
道」，又覺得慚愧；偷偷的瞧了他一眼，見他
筆正的站在神案旁邊，兩手捧着一張黃紙單。
接聽得——

「元神靈准其入社，俾得引入正軌，永保
福祿——」

往下我現在記不得很清楚了。念畢，他左
手拿了一個胡盧，而且給我一把鉗子，叫我右
手不可碰着，用左手拿着在他的胡盧里鉗圖
；我百依百順的照辦，如法鉗出一顆紙圖，裏
面寫着「功德未到，容後再求」八個字，我就
覺得乏味；他勸我說，「這是你從前吃過洋教
的緣故吓！洋教沒有祖宗沒有神道——你可回

去再改悔修善，下次再求，大概可以求進了。
「我連聲是是，與辭而出。那時一般小學生更
相信我吃洋教了，連教授上的信仰和尊嚴，似
乎減少了不少。

時間過得很快，下月初一又到了。二個小
學生和我說：「先生今天再去求道，誠心些，
總會求進的。」我於是再去試一試，手續同前
一樣，不知怎麼一來，居然鉗出一個「准」字
。這天不知啥緣故，求道的人特別多，同時求
進的，有五位男友，四位女友，連我共十人，
長鬚髯叫我們一同到樓上去傳授道儀和秘傳道
旨，我們於是乎一聯串的上道場去了。

煙霧瀰漫，檀香盈鼻，目不能見十步以外
的東西，呼吸也覺得十分不便。那時的我，精
神上也失了尋常的境界，木鷄般立着，只聽長
鬚髯的吩咐。他叫我站在香案的左側，和他們
男道友為一縱隊形，右側是四位女道友。兩縱
隊作「八」字式，朝裏拜九拜，跪下，又拜九
下，又跪，又起。這樣一連七次，再伏在地下
叩頭，長鬚髯站在香案左旁數一，二，三，四
，五，六，七，……數到四十九而止，我們
的頭也在地板上磕了四十九種；又起來朝外九
跪九叩首，男女道友相互三拜；又朝裡站着，
重演以上的儀式，同樣的演了七次。我也不知
跪了幾百跪，拜了幾百拜，叩了幾百個頭，神

魂顛倒，胸膈鬱悶，已走進了這裏，沒有辦法
，只得聽他的話。既而他還要我跪在香案面前
，宣讀那黃紙印成的願誓，他先唸一聲，叫我
接着照樣的唱一聲——

「弟子張縣城中喻元慶，屏絕雜念，虔誠求道
，幸賴神恩勿棄，允予修煉，嗣後定當赤
心護道，永矢勿懈，並當密稟道樞，靜享
佛理，如若隨意洩漏天機，情願五雷劈頂
，永落地獄，決無後悔，伏維聖上佛心察
察。二月初一日，信男喻元慶誓。」

我唸好了這篇願誓以後，精神覺得非常疲
乏，垂頭喪氣，在香煙密布中靜待長鬚髯的秘
傳。

長鬚髯引導我們六個男道友，到左邊側廂
辦公處的樓上，叫我們依次的坐在蒲團上。我
那時離開了煙霧頓覺神清氣爽，直了一直背，
打了一個呵欠，眼睛也好像特別明亮些。長鬚
髯看我伸懶腰，他就說，「喻先生，求道要專心
壹志吓！」我馬上上一動也不敢動，聽他的教訓
；他教我們盤起兩條腿來，眼睛看着鼻端，兩
手則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的放在肚皮前面，除去
一切雜念，聽他教訓，他說：

「我們中國現在人心向下，統通不管下世
入地獄的苦痛，所以本社參通儒釋道三教
的原理，苦口佛心的救濟人民。我們人，

本來有大智慧，因世上的色，聲，香，味，觸，來動搖人心，因此人心就失其本。面目愈趨卑陋，故老萊子教人清靜無為四個字，孔夫子教人正心修身四個字，那末，我們平凡人怎樣能够使他「清靜無為，正心修身」呢？所以每天晚上要打坐，打坐的意思，就是叫我們定心，心定則大智慧可以立見，打坐時什麼思想都要除去，但是有兩個字，要常常轉念它，這兩個字即求道修身的秘術，願誓中所謂「天機」也就是這兩個字，是不可隨便和別人說出來的，不但別人，就是父母兄弟妻子也不和它們說出來的，這兩個甚麼字呢？聽着：

「祖巧！」

你們倘使和人家吐露天機，一定要五雷劈頂，永落地獄。你們要當心！當你們每天晚上臨睡時打坐的時候，你們的精神思想，注意於兩目的中間，鼻樑的上端，所謂「祖巧」就在這個地方。那末「祖巧」是甚麼意思呢？祖是祖先的祖，含有本來的意義，巧就是大智慧。故「祖巧」者，本來的大智慧也。你們回家求道的結果，每月初一要來道院報告一次，將來可以升級或升階。……

嚙嚙嚼嚼，還有許多廢話，我現在記不清楚了。等他傳授完了，教我們下樓到辦公室裡去，另外有位架着老花眼鏡，穿着縐綢馬褂，約莫四十來歲的男人，叫我們一齊在他的面前跪下，他給我們每人黃紙一張——

乾喻元慶
癸亥年二月初一日
午時在上虞馬家墩
同善分社
陳兆龍 甲
魏金魁 甲
史久垣 甲

他說：「這是入社的証據，你們拿着這張東西到隨便那一個道院裏都可去吃飯住夜。我就是魏金魁，那老道友即陳兆龍，我們這幾個人，是到處知道的。」我問他史久垣道師呢？他說沒有來。事畢，我們新道友互相行了一個禮，就各自回去了。

游離

(續) 長虹

接到一封四人署名的信，是P, H, Y, W。Y快起身了，我已經証實他已到了北京。一切的疑雲，都從此消去了吧！
W是一個自命瘋狗的朋友，我走前只見過

他三面，但我自謂我大致已了解他。現在，他們又聚在一塊了。W因做文字，受了他未婚妻的反對，他說：「寧可離婚吧，文章是非做不可的。」這便是他之所以流落而至非同我們要好不可的緣故。瘋狗第一咬壞的便是他夫人的脚。

「親愛的朋友！我很爲你着急，你還沒有離了婚嗎？」

P要汾酒喝，小弟弟帶去的三瓶已喝完了。

只有H沒有說話，我總不能在他紙上聽到H的話。我想起他的時候，一定是先想到他搖動他的散髮時的那種姿態，我在小說上常見過的，那是一種美的姿態。H在我的朋友中是一個最美的，但我也並不是說他有如何美。他今年纔只十八歲，十年後他會變成什麼樣子呵！他的身軀細而長，我常想像他站在柳樹上的那種情況。我面對着他時，我覺着另有一個可愛的女孩子坐着在我的身傍。

但是，看呵！P醉了！他搖動着他的棍，嚷着：「打去！……打去！……打……」

十年後，這一幅小小的畫圖會變成什麼樣子呢？人生是不可測付的呵！

小弟弟，去吧！回來時給我們帶回一點禮物來，好奉送那賜福於我們的祖國！大西洋上

洪水

無抵抗主義者(沫若)到底誰共誰的產(洪衡石)斥(國家主義與新文(爲法)哀歌(王獨清)我的生命流(楊正宗)心靈的安(葉

劉復著

漢語字聲實驗錄 (法文本)

附精圖一冊

羣經平議

實價三元

諸子平議

實價二元二角

古書疑義舉例

實價九角

期二

改爲上海路三德里。本報自
十三期起改由創社出版部印行凡欲預
定及代售者請直接出版部。
定價每冊五分

代賣處 上海華益書社 北京 景山書社
巴黎美文書店 北大出版部

經售處 齊內老君堂七九號魚宅
翠花胡同七新書局
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有我的游蹤在浮浪着時，那便是我們聚會的時候呵！

★

聽見了人們的無聊的談話，我立刻覺着他們可殺，但一閉住眼睛想起一個最壞的人時，我又覺着他可憐了。我對於人，用的是這樣矛盾的態度。

我看見X的一篇文章，覺得他實在是一個極慈善，極純潔的青年，只是胆量小了一點吧。但我很愛他，我被這個藏在紙後面的像所引起的幻象已經很多了。然而我終沒有同他當面一談的決心，我以為見面時常是悲劇的排演。我的愛，的確只是限於在紙上的嗎？我愛過很多紙上的人，然而在現實上，我時常是不容易遇到。

我對於X如有不滿意的地方時，那便是他的家庭的情感太多了。家庭是一個人最大的阻礙，幾乎能使健足者望不見遠的路程。否則，X爲什麼那樣局促呢，在他的才能上處處生花的？

如你不能坦然揮開手時，那你便痛苦地揮開手吧！對於家庭，除此揮開手之外，誰還能夠有較好的策略呢？我對於X所能致意的，也仍然只有這一句話罷了。

只要有一個健足者被家庭絆倒，那我便寧

願看見十萬人在我的面前死滅！

但我一閉住眼睛想起家庭時，我又覺着在牠底下底伏着的那些老人們實在太可憐了！他們都睜着眼睛向後邊望，但照我的話說，他們將只能夠望見空虛！

誰能夠救那些老人們呢？

我的眼睛望着前面，我的眼淚却向着後面流滴，儘着望，儘着流滴呵！（未完）

觀畫小記

張鳴琦

今天我個人很高興，精神也很奮發，雖然昨夜晚睡，今早早起。我當感謝王代之先生，感謝他介紹我看林風眠先生的作品的盛意。我記得昨天下午至事務長室見王先生的時候，他伸出一隻手來等我脫手套的一雙目光，是怎樣的溫潤！兩手的交握，我覺得那又是怎樣一個有力量的 Shake！把我的心都 Shake 得搖搖了。我給他道了喜，——他是新就事務長職的，他迷迷的笑了，他說：

「林校長你見過了吧？」

「是的，才見過的，在校長室裡。一個溫文儒雅的青年藝術家。」同時一個帶白光眼鏡，留法國式長頭髮的清瘦的黑衣少年，又幻覺

似的現在我的眼前。

「你看過他的畫麼？」

「沒有，不幸得很！聽說林校長要開個人展覽會，有這回事麼？」

「有倒有這個意思。不過只是地點的問題。校裏地點又不合適。」

「那我的眼福要他在虛渺的期望中了。」

「林校長住在西安飯店，現在他的畫大部全在我家裏。你想看明天上午到我家裏去看。」

「謝謝，……」

「孟端胡同三十八號。」

「知道的，謝謝。明早九點鐘以前一定奉訪的。」

「我在家裏相候。」

「謝謝，明天見。」我看事務長辦公室牆角上，已站了兩個生人，似乎都有事要找王先生的，所以我只有退出來了。

★

宵夢靡靡，公寓的夥計叫了。忍耐着起來，雙眼凝視的，似乎睜不開的樣子，洗過臉好了。吃了幾塊點心，喝了兩碗白水，雇車子去孟端胡同。

到了孟端胡同的中間，一座坐南的高大輝

第六時事短評

(十五年三月二日出版)

許辭代北京政局

冰森序

莽

綠綠的灼火
狗，貓，鼠
詩人談

(三月十日出版)

魯迅
李長虹

政治生活

第六十八期目錄

是國民革命勝利開始還是反動勢力宰制的復
來？(大通) 國民速起反抗英帝國主義的倡
導(康敏)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的國民

燈的門樓，看了看是二十八號，就付了車錢進
去。掏出一張名片，等了半分鐘，下人們出來
請進。走到一間三間屋子大的客廳，脫了帽子和
手套，同王先生鞠了一個躬，看見了地上鋪
的是藤子。略為談了幾句，王先生知道我的目
的，從牆角拿出來一捲一捲的半人高的畫。
有的，從牆角拿出來一捲一捲的半人高的畫。
有油的，有水的，逐一的看過，看了有二十幾
張的樣子。恐怕是王先生出門的時候了，所以
又稍談了幾句，便出來了。出孟福胡同東口，
呂春林校長坐着洋車，黑呢帽的大帽沿底下，
露着一副微黃的臉，迷迷的眼睛，風擺大衣
中的一個大皮夾子。我不由把方才所看過的，
重又回憶一下。

當我一進王先生客廳，看見對面牆上懸着
三幅畫幅極大的畫的時候，我不由想起了陳曉
江先生。那是去年夏天的事了。京華美術援助
協會展覽會閉會的那天晚上，我們都半疲倦半
疲憊的收拾牆上的畫，胡亂了一陣，正要走時
，陳先生來了。文弱得令我恐懼。一大捲棕黃
色的畫布，層層的慢慢的打開，立時一個很新
而很美麗的軟刺，刺着我全身的神經。同學
們忙着要走，所以沒有仔細的看就走了。我們
在冷上，車子都離得極近，我問：
「你看見陳曉江先生的腰沒有？細得真可

憐！」
「那才是藝術家的本色」。轟的一陣笑聲
，震破了西長安街黑暗中的沉寂。
不想秋天就聽到陳先生的凶耗。我很懊喪
沒有趁陳先生要我到來今雨軒吃飯的約，終於
未得詳談。而現在！咳！
我自從那次在公園看過那樣大張的畫，心
裏常幻想着別的家裏的作品也同樣的大。固然
大張的畫的質也未必准好，也不見得大張畫因
其難作而可貴，但是我心裏總是常這樣無聊的
幻想。其後曾在王悅之先生處見過他畫的一張
，所描寫的是五卅英人慘殺同胞的情景。現在
看到林校長的大幅畫，可算是第三次了。
我且將所最受感動的幾張，約略的述說一
下。

最大的一幅畫的是一些先知者，在那裏創
造光明的樣子。基督帶着荆棘冠，披着大紅袍
，沉默的站立；但丁伸着右手慢慢的前進；法
朗士輕彈着七弦琴；荷馬閉着一雙瞎眼左右的
摸索，托爾斯泰易卜生等等一些先知者，都在
冥想，在工作。四空迷濛的空氣，確已被他們
衝破不少；但無奈其仍是幽暗暗呵！聽說這幅
就是得萬國博覽會獎品的一張。這幅畫能給人
以崇拜先賢的觀念，雖然人物完全是西方的。
畫建築圍用的大張的紙，畫着五六隻荒山

中惡吼的猛虎。這幅畫是用水筆畫的，調子灰
暗，惟虎身却有一團火熱的情味。這張畫的用
筆，用色，布局，題字，圖章，完全是東方味
的。這張畫所表現的是「求生」。荒山中的猛虎
，不願受牢縛之苦，願意脫離這灰燼的所在，
另求光明燦爛的地方。好似一個人不甘受環境
的壓抑，而要衝出這一切的迫害，去尋其他舒
適的生活一樣。這才是「生」之本色。「知足長
樂，能忍自安，」這是我們貴國人最普遍的人
生觀。但是知足且自知足，忍且忍之，世界能
否還有進步？人生能否還有趣味？人生就以這
種缺陷，這種痛苦為其真味；否則蒸餾水一
樣的純潔，淡淡的，淡淡的而已。虎身黃色，
內吸表痛苦的掙扎，四空黑灰，表冰冷的侵襲
，運用色彩的精到，猶其餘事。

還有兩幅是描寫北歐的海村生活的。一幅
是不好的天氣，漁人的妻子，在海邊盼望
去海裡打魚沒有回來的丈夫。所表現的是那樣
的紛擾與不安，使觀者立時興起歸去的念頭。
一幅也是同地方的描寫，妻子們乘家務餘暇，
結三聯兩的在海濱散步，手裏都在做 Needle
work，比前幅確冷靜得多了。這兩幅畫在作
者的眼前，使人把久忘却的村野的清新的風味，
重回到憶想圈內，同時可立成到城中的騷擾。

不在內吹美南洋再加郵費八角

總經售處北新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

毒婦兩什午... 女麼是「神交」... 的三性「神交」... 心個時... 代間... 仲季倪慨... 志文由士... 持仁宙士... 景景北... 山山東... 書東街... 社街

期十

小雜感... 來件：寫寄朋友們... 通信處：北大第一院... 大學第一院... 報費：每份本京銅元四枚... 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這兩幅把北歐的陰晦多雨的氣候，表得十分充分，站在畫前，都能感到絲絲的涼濕。

一張最激昂的是一個裸體的女子，散着頭髮，下面的陰部全顯。羞憤恐怖的情緒，充溢在全身。她上一把寶劍，兩顆人頭，一大堆黏地的鮮紅溫溫的膏血，旁邊有兩隻孔雀。這張畫在我的所想，大約是一個故事，或一種傳說的最慘動人的CENEK。這張畫給與觀者的刺激和憤憤，是全異於那樣靡靡然的。我看到這張畫時，週身的熱血湧流得非常迅速，我確確的為它的淒麗的表現感動了。我不由想起了「費名人刺虎」等等的類故事。這幅可說是其中最熱烈最激昂最凄絕的一張。

還有幾幅酒店酒香情熱的紛亂的生活的描寫，也俱有同樣的價值。幾張水畫，完全是東方的筆意。顏色濃麗而毫不含混，層層的遠近，分得清清楚楚。這樣的調子，給人以高逸的情緒，有雲遊天下的超懷。

林先生的畫，大半，也可說完全，是理想的。很可惜當時林先生沒有在場，不能把一幅一幅的題目告知我們。

現在再泛論一下，作此篇的結束。林先生的畫的篇幅都很大，這是因為完全是理想的關係。寫生畫是不能作大幅的。因為寫生畫是「對象的構成」，不能為所欲為，畫

量的發展；理想畫是「片面的構成」可以有有用武之餘地。不過大幅畫，沒有極大的精神和魄力，是極難成功的。以林先生的身體看來，能有這樣偉大的精神和魄力，是使人驚佩的。林先生因為他早年中國畫的根基，和初到歐洲完全寫實的苦工夫，才能使他的心靈界與自然界和一，而創出這許多偉大的作品來。

萬國博覽會的時候，法國某報批評林先生的畫是融合東西，另創出第三種藝術來的，可稱之曰「創造派」。林先生的布局，筆觸等，多少總帶一點東方味。他有別人想不到的布局。不過所描寫的對象，因為久在歐洲的原故，當然要全是西方的了。林先生的畫，多少也受到L. Barbizon House 的健將 Jean Bap. rize Camille Corot (1796-1875) 的影響，柯勞長於描寫的富有抒情詩趣的模糊的兩霧，幽靜幽暗的空氣，和那種大胆的縱肆而樸實的筆觸，林先生也是長於描寫的。

林先生的性格，從他所描寫的看來，可以說他是一個對一切極其疎淡的人。他對於色彩分析的研究，很有根底。好用寒色的調子，表現悲慘沈默。也奇怪，就是明明的熱色，到他的畫布上，也變為冰一樣的冷了。空氣多是濃深的，很少強烈的邊線，這大概是北歐多雨的

氣候，不常有陽光的结果。林先生好用省筆法(Simplicity)，好描寫平民生活，孔雀，大雁等類的東西，這也可見其性格的超逸了。

三月四日燈下。藝專。

對於徵求性史的憂慮

就生先生：你關於性史的徵求，我是極端贊成的一人。本來性慾是和食慾一樣，人人知曉，人人經過的，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要把牠當作照片材料一般，不使見光呢？倘若大家都把那虛偽醜惡的皮揭開，還不是這麼一回事嗎？可恨一般人偏把牠掩藏得密不通風，鑽到地洞下邊食飯，真愈形其醜惡而已。大家既然這樣的心照不宣，祇苦了我們這班初出茅廬的人，尋不着一條正路。現在先生們發此洪願，替後來的善男子善女人起這座燈塔，曾經此苦的我，不能不勉力捐輸一點材料了。但我對於此次的徵求，還有一點憂慮。中國的女子，素來是內言不出閫的，何況又是這種「缺德」的

徵求？所以這次徵求的結果，恐怕要清一色偏於男性方面了。那末，所謂性的心理，在此種的性史內，祇能窺見一半，豈不有負先生徵求時的初心麼！依我想，先生應該特別的鼓吹她們把虛偽的毒藥丟開，踴躍加入這次性史的徵求，合力來建造一座完全的燈塔才好。這種過慮的話，於事實上恐怕未必說得中的，不過既然具有此種管見，何必沉默，故特絮絮地一說。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白蘋。二，二十五夕。

答白蘋先生！

曉鏡生

您憂慮得甚對：「中國的女子素來內言不出國的，何況又是這種「餘德」的徵求？所以這次徵求的結果，恐怕要清一色偏於男性方面了。」您叫我「鼓吹她們把虛偽的毒藥丟開，踴躍加入這次性史的徵求。」立意未嘗不是，但我恐怕白費了鼓吹的工夫。

女子們不是天生來就有虛偽的羞恥，不過受了男子的壓迫，遂使伊們心內最喜歡的事，口中常最不肯說出來。可是「應記得」沉靜貓，「抓破貓」伊們外面雖種種假作態，底裏實是一團熱火燒到丹田通紅了。您若知道此中苦楚，就即瞭然女子們不肯來與我們合作，究

竟是我們男子的罪過。我們男子見了稍大膽的女子就疑伊有私意了。若伊們唧唧嚶嚶向我們說情話，談性史，不被人們疑為瘋，便被認為大逆不道了。所以我們這次的徵求，結果如果女子不肯來湊趣，其過不在女子的自身，乃在社會的太看女子不是人！

但有二事堪以告慰者：(1)我們已收到了一位女子的許多好材料，(2)又得了許多寄稿的男士們，對於所接觸的女子皆處於相當的機會代為扼要的描寫，這雖不如女子自己自道的明白詳盡，但由這樣片鱗的陳述，使人約略可以得到一些女子關於性的大概情形了。

自然，若能由女子自己源源本本寫出來，比較由男子的代述為有趣味與真實。但我們在上已說過，女子確實不敢衝破這個社會的堅障，那麼，我有一個折中的辦法，即求伊們忽略於肉肉的接觸的描寫，而偏重於心靈衝動的情狀，如此自然不會受社會的譏訕了。

女子對於性慾常比男子為高潔，尤其是當伊們在青春時期。就 Onet 與 Mercedes 的調查的結果，知道意大利的女學生，多數為女師範生的年介於十二至二十間者，彼此間常有發生一種劇烈的熱情。伊們為同性的結合，常是一個比較具有男子性情的女生見了一個可愛的女

同學，生了濃濃的戀愛，遂用種種方法的引誘。例如：初則設法親炙其音容，繼則贈之以花菓，終則挑之以情信，大多數的女生由此而成夫婦式的情愛。一出命令，一肯服從，一有愛別一個女同伴者，一即妒忌形於色。伊們倆常常互相擁抱與親吻，和談了許多的情話。在這樣擁抱與親吻及情話中領略肉體的舒暢，與精神的快樂。伊們由此避免了許多非法的出精及同性的交媾法。

浪漫哉意大利的女學生生活！我不知我們女生有這樣的情意否？如其有也，則希望詳細告訴我們這個可驕傲的行為。如其無也，則請伊們速速去模仿。這個情愛的方法甚好：既可加增了女性的溫柔，又可避免了在求學時期與男子交媾的危險。這個情愛的方法甚好：他是「情意結婚」的經驗，女子得到這個經驗後，不但會用情，而且將來免受了男子假情義的欺騙。這個情愛的方法甚好：他可使女學生對於裝飾及學業各方面的勤修以求其「伴侶」的欣悅。

這是女子們最風流的表現，所謂情愛而不流於惡濫者，我國的女學生們或已畢業或在修學者如能供給我們這項的材料，那麼，我們當然感激不盡了。

(黃冰台的函)其實我與王斧交誼如何，許多朋友皆已曉得，我始與王斧相識，是在遷居，有一次他由香港，逃到澳門。一無相識，分文無有，得我介紹的朋友幫他賃屋

柳的上流人，簡直我也要先問我自己，寫了之後，忘記他入書，到第二天，不知怎樣被王斧看見。他說這些話問得沒道理。苦

良心上，大罵一班妓女，無知無識，牛頭馬面，沒個問題了！且說：我彼時適在座，笑曰：這就是苦，不當是樂，然決不能歸咎於妓女。他忽變